

姚雪垠
抗战作品选

牛全德与 红萝卜 (下)

姚雪垠◎著

《差半车麦秸》发表之后，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兴趣和重视，恐怕大半是由于我对中原乡土语言运用的成功使大家感到新鲜。主人公典型性格的塑造，得力于乡土语言。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中短篇小说

牛全德与 红萝卜（下）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牛全德与红萝卜 / 姚雪垠著. —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5.8

(姚雪垠抗战作品选)

ISBN 978-7-5348-5037-0

I. ①牛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12972 号

编 选: 姚海天

项目统筹: 马 达

责任编辑: 刘春龙 王建新

责任校对: 贾 群

出 版 社: 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郑州龙洋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40 × 960mm 1/16

印 张: 34.25

字 数: 42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姚雪垠
抗战作品选



我在青年时期的生活特点是在贫穷和疾病中顽强地为事业奋斗，顽强地学习和追求。忍受着贫与病的折磨，坚持下去，为自己希望从事学术研究准备了一定的知识修养，同时撞开了文学创作的大门，为自己的一生事业初步奠定了基础。

——姚雪垠《学习追求五十年》

—牛全德与红萝卜—

下 册

—
中篇小说
—

重 逢

内容提要

《重逢》写的是一个凄恻、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。“我”和淑梅——一个美丽、纯朴、热情和性格倔强的姑娘，两家在省城居住时自幼我已爱上她，上中学时更是深深相爱的恋人。他们同具进步的志趣和爱憎，但都有爱空想的毛病。抗战爆发后，两人都在不同地方从事救亡工作，经常通过书信和梦境互相勉励，维系着狂热的思念之情。淑梅先后参加妇女会、演剧队、政治工作队，辗转各地，后因不满现实、幻想破灭而回到家乡——一座小城市，在父亲的逼迫下同一位阔少——她不爱的表哥订婚。她以死抗争，在母亲帮助下逃出。后因母亲生病，无奈又回到故乡，被父亲关在封建的铁笼中。“我”闻讯后立即从重庆启程，千里迢迢赶到淑梅的家乡，却不能和她见面，更无力搭救。淑梅通过传信向“我”保证：过几个月后再找机会逃出，和“我”重逢。若干年后，“我”和淑梅在重庆汽车站意外重逢，这时她已是一位摩登太太，孩子的母亲。几天后，“我”接到淑梅来信：“我已经不是从前的‘我’了，两年来我已经过惯了‘笼子’的生活，我的翅膀已经失去高飞远翔的力量了……”

目 录

上 册

(中篇小说)

戎马恋 / 4

牛全德与红萝卜 / 143

下 册

(中篇小说)

重 逢 / 261

母 爱 / 333

(短篇小说)

差半车麦秸 / 469

白龙港 / 483

伴 侣 / 493

人性的恢复 / 509

如今，我们分手差不多快够七年了。

七年，不是一个短的时间：有许多孩子在我的眼皮下长成青年，有许多朋友们化为泥土，另外的变成新贵；还有，还有许多事情变化得是那么大，令人觉得已经过去了一个悠长的世纪。唉唉，七年真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呵！

然而这七年中我对她却有一天忘怀。许多重要事情都在脑海里褪了颜色，只有她的印象在我的心上保存得那么好，依然像七年前那样新鲜。我的眼前时常浮现出那女孩子怪丰满的，嫩白的，有点儿腼腆的咬着嘴唇，浅浅的陷下去两个酒窝儿，默默的含着一丝儿微笑的可爱面孔，依然像一朵初绽的玫瑰那么鲜艳。比做初绽的玫瑰，可一点不假呢！从前，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常常从她的白里透红的脸颊上，从她那微微张开的、像两片花瓣似的小嘴唇上，闻见那种初绽的玫瑰花的气味。那是一种温柔的，芬芳的，不能以言语形容的气息，令人陶醉，令人的魂儿飘向天空！

至于她的声音，往往当午夜失眠时候，当早晨初醒时候，或当白天空屋无人而独自沉思默想时候，就在我的耳膜上轻轻震动。虽然只是轻轻震动，但是碰在我的心弦上却发出来响亮的音节。那音节有时像银铃，像春莺，有时像林间的神秘絮语，有时像山脚下、石板上，

流着一道儿清澈的泉水。

总之一句话，她的影子决不会在我的心上淡忘。每次，我看见天上明月，想起来她的脸孔；看见嘉陵江水，想起来她的深深含蓄的一双眼睛。每次，我凭着窗子，或散步郊外，或独坐江边，凝望着蓝天边际，不由的出起神来，因为我想起来那位远在蓝天外，音信杳杳的女孩子。

每次，每次，不管我在马路上，戏院中，聚会场，汽车上，轮船上，……总之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看见一个比较可爱的年轻姑娘，我就想到她，她，我从前的爱人了。我把她同眼前的姑娘在心上比较着，连最细微的，最不经意的一颦一笑，都放在我的天平上。虽然别的姑娘也偶然有一些优点，但综合起来，还是我的爱人应得的分数最多。也许我带有主观偏见，可是了解她的也只有我；我完全能理解她的灵魂，灵魂的深处。在这世界上，我认为，只有她最值得我爱。

我从童年起就爱诗，爱幻想；也就从童年起，我就爱上了她。那时候我们两家都住在省城里，都在我一个亲戚办的中学里读书。后来她的父亲带她回到故乡去，我鼓励她同封建的家庭奋斗，回到省城，又去到北平。我依着自己的理想用各种方法去影响她，教育她，使她成长。她好比一块纯洁的石膏，我十载如一日的辛勤的进行雕塑，要使其成为世界上一件最美的、永远不朽的艺术杰作。她好比一块泥土（这两个字对她是多么侮辱！）而我是耶和华，我依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她，让她的生命中跳跃着我的生命。

果然，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。当她高中毕业的时候，不仅是我的爱人，也是我的同志。我所希望的她也希望，我所喜爱的她也喜爱，而我所憎恶的她也憎恶。我时时私心的庆幸着我的成功，庆幸着我的幸福，庆幸着我能够得到像她这样的生活上和事业上的忠实同伴。

她尊重我的事业，经常的给我鼓励。我心情厌烦的时候，她用爱

情给我安慰；我为什么事情发了脾气的时候，她就耐心耐劳的帮助我。有许多酷热的日子，她坐在我的小屋裡，整天的伏在案上，替我抄写稿子。她自己也喜欢学习写作，希望自己能够在创作上有所成就。她时常拿出来那幼稚而带有天才的，空洞而富于热情的短篇散文，让我修改。我对她真抱着无限期望。

然而在当时我就看出来她有一个短处：她不爱看理论书，而且同我一样的爱好幻想。有时我勉强找一点入门的理论书送给她，她总是稍看即止，对我笑一笑，天真的说道：“看下去头疼，还是让我多看点文学名著吧。”我爱她，连她的短处在我的心上也是可爱的。我原谅她，不再勉强她在理论上多下功夫。

当我们相处的时候，她是安贫乐道的，正像一般具有纯洁灵魂、进步思想的女性一样。不过有人说过：“女性毕竟是女性。”这句话从她的身上也有趣的表现出来。她平素穿衣服既要朴素，又要美丽，往往为一件衣服的颜色或式样不合心意，好几天郁郁寡欢。记得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早晨，她老早就跑到公寓里把我叫醒，兴奋的告诉我说她们一会儿就要排队出发了。但说了之后，她就活泼泼的把腰身一扭，背朝着我，小声问道：“看我的小辫子好看不好看？”

半年以后，她因为母亲有病，请假回去，以后也就没有机会再回到北平。

一九三七年八月间我从沦陷后的北平逃出来，到省城里停一停，准备往战地去。那时候她已经在故乡加入了妇女会，又是演戏，又是编壁报，又是组织歌咏队，又是举办妇女识字班，工作迅速的而且顺利的开展起来。不过工作并没有系住她的心，她对于故乡的一切事情都感到厌倦，憧憬着一种陌生的，富于刺激的，戏剧意味的，不平凡英雄生活。她希望离开家，离开故乡，到远方，到战地，到部队中去。“带我出去吧！”她写信向我要求道，“让我多看一点新的东西，

多经验一点伟大的场面。”我当时因为自己的行踪不定，没有肯答应她。她为此还气得哭了一场，有一个月光景赌气不给我写信。

徐州失守，敌人正向豫东和皖西逐步压迫的时候，她给我写信说她想到武汉工作。我马上去信劝她，说：“战局的变化很难预料，也许在不久你的故乡就会变成前线。坚持自己的岗位吧，作一点是一点成绩！”但是她回信说道：“我在这平凡的小城市，闷得太久，生命已经快要生锈。在这千载难遇的伟大时代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投身于这时代的奔流巨浪，只劝我不死不活的困在大海边的将要干涸的死水里边？”她在信的末尾又另外加上两句，并且在旁边加着密密的小圈儿：

“武汉，我听见她向我呼唤，我看见她向我招手，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我到她身边去！”

唉，多么天真的，热情的，倔强的，充满着幻想的姑娘呀！我又给她写过两封信，就不再作无效的劝阻了。我了解她，因此我也能够原谅她；甚至，连她的短处我也偏爱，爱她的倔强，爱她的幻想，爱她的不切实际的浪漫思想。

不久，我接到她动身时发的快信，她叫我赶快给武汉方面的朋友写信替她找工作。她是只带着很少的路费从家庭逃出来的，在路上吃了不少苦，全靠了一种灿烂的梦想和热情的鼓舞才没有丝毫畏惧和灰心。到武汉以后由朋友介绍，进一个训练班受训。又过了一个月，她从训练班毕业出来，就参加了一个演剧队，向大别山中出发了。

她从大别山到河南平原，经过了这年的秋季到春天。演剧队的经费毫无着落。当冬天降临的时候，她们还没有棉衣，没有棉被，有时只能吃苞谷糊糊。她受不住那种物质穷苦的生活，开始想念起家庭来。在信上她这样写道：“我打算回家去看看母亲，过几天温暖的生活我就再出来。你相信吧，我会把整个生命献给抗战的。”果然过了几天，她就借到一点路费，带着轻微的伤感辞别了同志们，回家去了。

二

自从徐州失守以后，我一直在战地跑来跑去，没机会同她在一道生活。有时候她很想到战地找我，但临时往往因战局变化，使我们的团圆梦不能实现。只能靠信件，靠梦寐，靠早晨的清风和午夜的明月，结连着我们的两地相思。我们的爱情并不因长久的分离而发生变化，反而越发的坚固起来。我对于艰苦的战地生活更感兴趣，工作得更加努力。为了她，我的心经常在燃烧着，我的周身跳动着青春的脉搏，我要求自己做出来一番英雄事业以报答她的爱情。

就在这时候，小小的波折发生了。她父亲反对她做抗战工作，反对她同我这样外乡人继续恋爱，强迫她同一位阔少订婚。那阔少是她的表哥，大学毕业，在省政府里作一份清闲差事。她拼死反对，订婚的手续才拖延下来。然而她也因此失去了行动自由，连和我通信也几乎不可能了。遇到这重大刺激，她的精神失了常态，有的时候连头也不梳，饭也不吃，整天的躺在床上流泪。她瘦了，而且病倒了。

她的母亲是那种服从丈夫，疼爱儿女，没有主张的好女人。她给女儿请大夫，熬汤药，还到菩萨面前许愿。她给她买各种好吃的东西放到她的床边，对待她就像抚爱一个受了折磨的小孩子一样。她时不时偷偷走来，摸一摸女儿的前额，整一整女儿身上的被子，小声的问她是不是要吃点什么或喝点什么。她的女儿往往是什么也不要，只把头在枕头上轻轻晃一晃，静静的流着眼泪。

“唉，我的命真苦！”母亲叹息着，用宽袖头沾着自己的眼泪，“你是好孩子，你要听爹的话，当老的总是希望孩子幸福，一点也没有恶意。你年纪小，经验少，万一上当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！”

“我不后悔！”女儿说，“我死也不后悔！”

“别这样任性子吧！”母亲用手掌擦着女儿的眼泪哀求说。“听妈的话，把事情想开点。兵荒马乱的，跟你表哥结了婚，常在我的眼皮下边，紧急时候我也不多操心呀！”

“我宁死，宁死也不能同他结婚！”

“唉唉，他不是满好吗？为什么不能够同他结婚？”

“因为我从来不爱他。”女儿决绝的回答说。

“唉！什么爱不爱，结婚后会爱的。我同你爹原来谁也不认识谁，还不说话的时候，亲人们就凭媒人一句话……”

“现在是时代不同，当儿女的有婚姻自由。”

“不管自由不自由，做孩子的总不要同老的打别扭，伤了父母的心。”

“妈妈，我请你不要管我！”

“唉唉，我没有那么狠的心，看着你往坑里跳！”

“我跳坑跳崖，甘心情愿！”

“可是我只有你这一个女儿，我，我……”

“你们再逼我，我马上就上吊死！”

“唉唉，我的命好苦呵！”母亲擦了擦眼泪，哽咽说：“可别寻短见！你要是有个好歹，妈也活不成，妈只有你一个连心人！好好养病吧，妈会给你做主的！”

一会儿，我的爱人听见在窗子外，走廊下边，挂八哥笼子的那个地方，响起来一阵小声的说话声音。最后，说话声突然大起来，她听见母亲愤激的哭着说道：

“好吧，我不管，你逼死她，逼死她！”

“你不管更好。”父亲也气得颤声说道，“我看着她上吊！”

“你别这么狠，我也不会独自活下去！”

“好，好，有的是棺材！”

于是老头子喘气着，咳嗽着，愤怒的呻吟着，走出了内宅。

于是在走廊下，八哥寂寞的、慨叹的叫了几声，跟着就在笼子里焦急的跳来跳去。

于是母亲坐在窗子外，伤心的，低声的，抽抽咽咽的哭了起来。

当天夜里，母亲悄悄的走到女儿的床边，把一卷钞票塞到枕头底下，哭着说道：

“病好以后你逃走吧，出去一个时期再回来看我！你爹，他现在的心跟铁石一样，可是过一些日子就会回心转意的。我同他过了一辈子了，我知道他的脾气……”

于是女儿从床上欠起身子，扑进母亲的怀抱里，两个人紧紧的互相搂抱着，哭了起来。

于是我的爱人，因得到母亲允许，逃走的心思就决定了。

于是她不再等病好，就在第二天五更时候，偷偷的开了角门，第二次从封建的家庭中逃出来了。

她什么也没有带，空人儿逃出来，冒着风，冒着雪，冒着北国的严寒，逃到二百里外的，一个接近前线的城市中去。她给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，告诉我这一段经过。并且说：是我的爱情给予她无限的奋斗勇气，将她从封建的铁笼中搭救出来；也是由于我的爱情在她的身上燃烧着，旷野的风雪才没有把她的病体摧毁。

但是实际上，她逃到某城以后，身体就不能够支持了。她病得很厉害。在病床上直躺了半月之久，才能够到院里走动，一个月以后才慢慢复原起来。她在病中十分想念我，时常偷偷的哭泣着，枕头上的泪水从来没有干过。

我在两千里外读到了她的长信，随后又从朋友的信上得到她病倒的消息，我的心刺痛起来，我哭了。

我费了整整的半天工夫，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回信，约摸有

七八千字。这封信简直是一篇凄恻动人的好散文，只有在那个时候，那个场合，我才能写出来那封信，那篇我所得意的“杰作”。我一面写一面流着眼泪，后来，我一面读又一面流着眼泪，我想，这封信一定也使她流过了更多眼泪。

像热锅台的蚂蚁似的，我急得到处乱跑。我设法给她汇去了一点款子，打电报托朋友好好的照顾她。

像吞下去一群老鼠似的，我的心被许多看不见的小爪子抓着。我的胸腔里一阵儿疼痛，一阵儿烦乱，唉唉！我感到坐不是，站不是，睡也不是，简直是没法生活！

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，我差不多快变成一个呆子了。同志们不叫我我会忘记吃饭，吃饭时会莫名其妙的落掉筷子，而正在走路时说不定会茫然停住，望着路旁的什么出起神来。

.....

终于，我接到了她在病势回头后写来的信，使我快活得流出眼泪。我把她的信仔细的读了四五遍，偷偷地把嘴唇长久的压在她的名字上，于是我的眼泪就把那张折皱的信纸滴湿了。

在这封信上，她告诉我她决定参加政治工作队，只等病好后就开始工作。她说她希望到真正的火线上体验一下，听一听枪子儿是怎样的呼啸着从耳边掠过，看一看大炮弹是怎样的在头上爆炸，怎样的在面前掘起来泥土。她说她已经厌倦了一切，也许只有真正的火线上能给她一点新的刺激。

“我的生活中需要刺激，”她在信上说，“正如同需要你的爱情一样。”

过了不久，她果然随着政治队到了前线。

那时候，她所去的前线上恰正是平静无事。每天，只照例的从敌人那方面漫无目标的打来几炮，炮弹从阵地上高高飞过，好像提醒人